春秋私考

向是也鄟自爲一國故不繫之伐國地見昭二十六年盟郭陵下杜元凱以爲附庸國非也若魯附庸則不必取他國附庸則又非魯所得取也蓋鄟近魯微國而素屬於魯者也必困於強令而悖慢不恭故盡收奪之以爲己邑耳觀鄟嘗屬魯而卒取之可見矣凡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收之爲己邑者則曰取取非滅也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己而必兼其地豈恤小之道哉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本同好之國也三年既皆從晉伐鄭矣五年又

復從晉同盟蟲牢矣宋大國也衛又未有隙焉何爲侵之蓋晉命也按蟲牢之盟左氏以爲諸侯復謀會宋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以服諸侯徒以戰鞌有功虛聲亦足恐衆耳而華元方以平楚爲功志亦不爲晉下則其不欲再會蓋有由然雖有内難豈必以此爲辭哉良夫止於浅侵則見其無辭可執而晉之令人如此不足以昭霸業矣此與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事相屬當比而觀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即子叔聲伯也左氏傳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今按晉於二月已使孫良夫侵宋矣宋無大咎何爲又命魯乎蓋命魯必與良夫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人責魯而嬰齊往謝焉則復使之再伐以補前過耳書嬰齊如晉見魯不能自立奉強令而不敢違也而行父之爲政有可愧矣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費卒弟睔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之於宋本和好相與之國而又繼爲婚姻故前此二年宋使華元來聘而魯以仲孫蔑報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而魯又特厚其嫁遣之禮本相親厚非有隙者也此則何以侵之左氏曰晉命也如此則魯無重怨弟遣一軍塞責足矣而命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何其不遺餘力哉蓋晉之命魯當與孫良夫侵宋同時魯人以其無名不往而良夫獨侵晉人之所甚怒也公孫嬰齊往謝而復承晉命以歸則行父懼於見討而偪遣二卿帥師也夫以二將之尊而大軍之衆可以大聲其罪矣然此於淺侵則以仲孫

茂乃賢大夫意本不欲援宋特爲晉命所迫姑不廢君事而已此豈與其他潛師掠境肆爲暴虐者同哉行父當國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此楚子重也左氏傳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陳傅良氏曰楚材書大夫將也今按僖二十一年書楚子執宋公以伐宋文九年書楚子使椒來聘至此又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而楚君臣之禮蓋同於中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如晉以報侵宋之成也左氏以爲賀遷則經無遷新田之事恐未必然耳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以邑爲氏書名枝之孫也是爲欒武子○欒書救鄭而列國之師不與焉見諸侯之不恊也黄震氏曰左氏載欒書出而楚還遂同趙括欲戰欒書力遏之亦還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救鄭之功主將善御下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孫炎氏曰鼷鼠如鼠很鄭漁仲曰草鼠而微黃頰師古曰鼷小鼠也即甘鼠陸淳氏曰予嘗屋鼷鼠食郊牛致死因避兵會稽有小鼠能螫牛纔傷皮膚無有不死者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詞也其緩詞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牛者從其本獸不可饗上帝之名也卜而置之上

帝楅衡而繫之牢可以饗也則謂之牲牲則衣之緇衣纁裳有司奉以待毀可也穀梁子曰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未牲者尚未卜置上帝之稱也卜置上帝矣而後有傷則亦不得稱牲矣故何休氏曰養牲有傷天不饗用不復得為天牲故以本牛名之是也陳祥道乃曰在牧為牛在滌為牲則在滌之牛尚當有未卜為牲者或亦難通耳○免放也穀梁子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竊謂緇衣纁裳所以飾牲如莊周所謂犧牛衣以文繡者而牛未成牲豈宜有飾牲既免矣則縱之

出牢使脫楅衡而已安用特爲緇衣纁裳而玄端遠
至南郊哉夫免牛者卜而免之也牛未成牲何必卜
免免牛所以免郊也意在不郊不敢斥言不郊也故
以免牛爲卜耳凡免牲未有書不郊者不郊因免牲
而見矣穀梁子又曰牛嘗置之上帝卜而免之不敢
專也卜之不吉則不免繫而待死此說可通於牲而
不可通於牛卜牲不免猶可繫待來年之用傷牛而
卜不得免焉待將何所用哉故免牛者非免也卜而有
傷之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是明不再改卜矣
苟知舊說則凡牛傷改卜時將先卜免舊牛乎故言

改卜牛則不必先言舊牛矣言免牛則不必再言不改卜牛矣免牛之意與免牲同本爲不郊而發也○卜牛之說他無可考惟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穀梁傳曰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今按庀具也繫養之於滌也滌養牲宮名取滌蕩絜清之義也此皆古禮之可據若然帝牲不吉而扳稷牲則事在不疑何

須再卜且稷牛唯具之說亦似不廢苟皆在滌三月而後牲成則改卜之後安得又養三月哉此與魯事尚猶可遲以天子之禮言之則有常期安可久待竊意古人養牲必不止於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於滌庶足以待不時之需耳餘見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下

吳伐郯

吳本仲雍之後武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今蘇州城是已其爵為子國語云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則因太伯之稱而遂附會其爵為伯耳殊不知武王求周

章之弟虞仲封虞爲泰伯嗣乃公爵也今按史記亦以太伯爲吳太伯而曰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是以虞仲之封於虞者爲嗣仲雍也竊意不然虞爵爲公而吳爵爲子太伯至德非仲雍可倫先王建邦所尚在德豈有仲雍得封爲公而太伯反居子爵之列哉

○此壽夢之始事也壽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

○吳在荆蠻習於夷俗僭竊稱王不循禮義此中國之人素以夷狄待之者也今勢日强盛舉兵伐郯夫吳距郯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開矣此夷狄所爲故本

其恒稱耳○郊註見宣四年平莒及郯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克寬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范甯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蓋為三望起杜元凱曰間有事故書不郊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備蓋正月免牛事已遠矣而復三望是無所因也故特書不郊以明重起三事耳

餘詳見正月免牛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莒自會温以來未嘗與中國會盟至宣十三年齊始伐莒亦未見其有所屬但以蟲牢之盟諸侯皆從晉故於馬陵莒亦出而從之耳杜元凱以爲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以經文考之未見其然但小國不屬於大國而親來供役則以屬人爲重煩耳蟲牢既盟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晉侯見欒書之救列國不至故特親往戴溪氏曰楚再伐鄭晉再救鄭晉侯爲之大會諸侯其勢可以有

爲吳家鉉翁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馬陵鄭地按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蓋平陽晉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於晉衛地耳

公至自會

凡公行飲至皆後心也例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救鄭必無及於事魯恥其無功也故飲至以會耳左氏稱晉以鍾儀歸不足信也啖叔佐曰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高閌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

至

吳入州來

杜元凱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即今鳳陽府潁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潁上之連界也○王樵氏曰州來楚與國也家鉉翁氏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高閌氏曰吳楚爭衡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强而吳敢與之敵也項安世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異時入郢之禍已兆於此矣按此年春正月吳伐郯所以制中國也至秋八月吳入州來則晉

楚矣蓋是時楚强而中國弱服楚則中國不足圖也故自是中國遂與吳會而藉吳以制楚矣夫楚方憑陵諸夏吞併江淮自以爲天下莫與敵也而不知吳兵已擬其後乃復不自省德惟務力爭楚之爲楚徒勞何益哉至昭十三年州來爲吳所滅而楚遂危好攻樂殺者可以戒矣此說與哀十三年於越入吳傳意同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爲旱也雩而與祭時則歷三月矣三月皆雩是大旱也當酉戌亥之月時方盛陰

而亢陽爲災害及於物此非常之變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内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強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絕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甲戌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嗣厥之後晉卿也○齊自會温盟翟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故馬陵之後晉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媚之霸者之所爲如此何以令諸侯哉此晉意也故稱歸之于齊歸之于者不以自得之辭也例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下汪克寬氏曰晉人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悪足以邀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

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蔡近楚之國也自中國之威不足服楚而蔡安楚宇下不復可離徒以兵侵其境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其說是也

公孫嬰齊如莒

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又絕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未嘗服魯也至是魯人

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盟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蓋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為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為妄也詳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下高閌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是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淺侵焉而宋亦德之故華元來聘復通好也而圖婚之事由此起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使者以上臨下之爵雖使其臣實以使命行於諸侯夫天子之命得行於諸侯故凡遣使聘之類必稱使其不稱使者皆稟於權門非王命也諸侯之命不得行於諸侯故會盟侵伐婚喪賀問凡邦交之常遣卿大夫行事者事關本國則君臣合謀事關鄰國則簡書相告稽典故以行之而已於法不當稱使故魯大夫如外國皆不稱使存周禮也其有德懼人之不服使懼人之不禮事懼人之不從言懼人之不信必遣貴臣假君命以爲重者則特稱使如弟年來聘弟語來盟射姑來朝宛來歸祊國佐如師韓穿來言田

高張來旹公之類皆以使命行於諸侯而用聘朝遣使之禮循襲效尤遂不知其僭於天子之制矣故諸侯之大夫凡稱使者事之變也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其公私則存乎其事矣如齊仲孫髙子楚屈完事之公者也宋司馬華孫事之私者也而義不繫於不稱使也然則宋來納幣亦婚禮之常耳何以稱使邪蓋公孫壽者貴戚之卿納幣未有使卿者而公孫壽來又以君命臨遣得非以共姬爲賢魯人不敢輕許而特重其事乎先儒以爲婚禮不稱主人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是蓋不知諸侯使命不得行於諸

侯而附會其說耳○公孫壽杜元凱本左氏以爲公子蕩之子蕩意諸之父非也蕩意諸在文八年已爲司城而見逐於華族至是三十六年矣安有子先以卿見逐而三十六年之後父始爲卿乎況公子蕩者宋桓公之子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而卒於僖九年蕩之年齒長少不可得而知使其爲卿則當在兄襄公之朝不在父時其世次必不遠也至僖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距桓公之卒纔十六年耳而蕩已爲氏非其孫時安得氏王父字哉如此不惟公子蕩之卒已久而其子亦不存矣自此至文八年亦止十六

年再而意諸來奔必非伯姬來逆之婦所生而婦御爲意諸妻矣於三十六年之上又加一十六年則五十二年而娶妻時年齒尚弗論也世本以意爲意諸之父屢幾近之而又以爲壽生意則亦不通矣壽非公子蕩之子也其必別是一族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叙趙莊姬事較之史記載屠岸賈事似爲近實但趙武者莊姬之子而莊姬又晉成公之女也莊姬既譖殺同括而併廢其子於義難通竊意此蓋欒郤專權之禍而挾莊姬爲譖言耳同括既以亂誅則武

爲同族不得復立矣若屠岸賈之讐孔穎達氏既辯其妄乃程嬰杵臼之義黄裳氏亦謂其無完有武爲晉侯外孫畜於宮中而爲外人抱匿者哉夫趙氏之盛權在趙宗欒郤之所忌也今趙氏衰而欒郤盛矣則同括之死欒郤必欲爲之豈待趙嬰亡齊之故哉自此趙氏無一人用事至成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而晉悼公初立寬厚坦懷趙武漸得進用其時尚幼又二十七年武始專執國政出會列卿於宋則武年四十餘矣蓋趙氏之所畜養而有恩者韓厥也苟非韓厥武或不立但左氏即以韓厥立武事載於此年

則欒郤方秉政權正宜趙武深避之日厥安敢言要
其事當在悼公時耳〇殺大夫例見莊十二年陳人
殺公子御說下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天王陸淳氏曰傳寫誤也召伯別是一人
文公時召伯已在宣十五年殺矣賜當依公穀作錫
劉原父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例見文元年毛伯錫
命下〇成公即位未嘗朝王亦不遣卿大夫如京師
而周使亦久不至魯若不相覯者矣何爲加以錫命
之重禮邪蓋必魯人怏於供貢而王假錫命以追求

耳王命之輕如此宜乎諸侯之侮慢也歟此與宣十年王季子來聘義同自是尹子單子劉子出與諸侯會盟私相要結而諸侯所當貢於天子之常禮盡爲王臣所利至於定十四年則石尚又來歸脤矣○高閌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也迨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衆而懲禦諸侯也

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爵則君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之賜命所以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杞叔姬僖公之女成公之祖姑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其卒叔姬何蓋內女嫁為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服不降而書卒然皆恩禮有加焉者也義與卒公子同彼出而歸何以復繫之杞杞叔姬不以出故而虧節義者也若齊子叔姬郯伯姬之來歸則失身自

辱魯亦薄之而不復紀其卒矣例見莊四年紀伯姬
卒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郯

士燮士會之子是爲范文子○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夫郯在魯東界魯之與國也七年吳伐郯而郯與吳成矣郯之事吳魯所不欲晉則去郯甚遠非所急之地也故伐郯之舉乃魯請於晉晉豈肯先聘魯以求助伐郯哉但晉有鞭長不及馬腹之歎或至損威故使士燮諭以脩行而魯因以脩

如與之同伐耳魯卿親行而齊人邾人皆以微者可見此伐魯之所欲也郯蕞爾小國而勤四國之兵郯方恃吳所以威吳爾吳初伐郯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魯率諸國以伐之諸侯何所措手足哉郯亦必不服也晉士燮徇魯之請而不以德威諸侯覇業亦可見矣

衛人來媵

例見十年齊人來媵下義與九年致女同

九年杞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叔姬被出而歸本無大過及其在魯又能守禮故魯人得以義責之而杞伯逆喪以歸然送葬之禮亦遂略矣故魯不往會而不書葬○按杞叔姬往嫁不見於經以母賤愛輕則薄於贈送之禮故也凡內女嫁於諸侯而不書歸者三杞叔姬齊子叔姬郯伯姬皆待之薄而不以夫人之禮送焉者也其後皆見出而歸以見魯人薄於親親而不能庇其親也當父母時不能親厚則至兄弟時必視如路人有過不能教訓也有闕不能彌縫也一或不得於夫則聽其所爲不復與之脩睦所謂雖有兄弟不可以據矣故齊侍

叔姬郯伯姬之失身虧德其見出宜矣杞叔姬未有大過出而不復竟不得卒於其夫之寢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魯人不能無愧矣○內女嫁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註見桓三年胥命于蒲下○馬陵之盟諸侯既同推晉爲主矣而晉之所爲不足以服諸侯豈特以汶陽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惟魯衛始

終從晉而衛爲尤親蒲爲衛地則衛爲地主要諸侯
爲此盟以推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宣公女是爲宋共姬也不書逆而書歸例見莊
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婦本致於廟致女者因其廟見而以禮安之之名也
自魯而言則曰女魯卿如列國未有言其事者此獨
書致女所以賢伯姬也胡康侯曰致女者何女既嫁

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稱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娶以見譏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尊其嫁遣之禮實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三國來媵詳見十年齊人來媵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齊頃公無野卒子環嗣是爲靈公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不足恃則鄭人勢必從楚楚人何必以重賂求鄭哉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非也書執鄭伯伐鄭則鄭之從楚可知矣汪克寬氏曰晉不能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怨鄭之貳於楚拘其君伐其國甚矣○左氏又載楚子重侵陳以救鄭之說經文所無亦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小國詳見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下鄆本屬魯時爲

莒得之矣○莒在郯之東北界距郯約三百里而魯
楚至莒則又遠矣無所擊於必爭之利者也故楚自
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使貴卿帥師
遠越淮泗而泝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
鄭楚之所宜爭也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
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爲備吳之計也郯兵稍強可
以爲用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
國巳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
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郯北以爭諸侯郯之所
畏者莫如莒故命貴卿帥大衆以臨之而其民遂潰

入鄆稱人分一旅以收其與國也終成公之世莒不復見焉蓋已率其屬而從楚矣莒服則足以制郯吳人豈敢挾郯而南下哉此楚人伐莒之計也故爭莒本非所急而楚不暇爲他謀焉左氏不知此意區區論其城惡而何休氏但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則經生之論而不知楚人兵計之所出矣

秦人白狄伐晉

白狄註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下左氏傳曰諸侯貳故也胡康侯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中國友邦

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〇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本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爲此故耳

鄭人圍許

成公之時鄭人見伐於晉則必加兵於許以許之坐視而不為謀救也又凡諸侯見執不久因霸國私釋而竊歸者則不書歸例之常也而傳載示晉不急君之說理或有之但當言於執鄭伯之時而不當言於圍許之日蓋圍許者鄭伯既歸之事也若歸在圍許

之後則鄭伯不應不書歸矣○戴溪氏曰鄭旣被執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于晉之情亦可見矣餘詳見十年伐鄭下

城中城

中城杜元凱以爲魯邑在東海厚丘縣西南非也薛季宣氏曰中城者郛之內而宮之外也高閌氏曰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胡康侯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

爲儆守益儆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

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

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

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今按

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爲時亦未失而春秋特

書以其久廢不脩而取急於一時耳胡氏之說蓋在

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讀者不以辭害

義斯可矣

十年庚辰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是爲子叔氏○左氏曰黑背侵鄭晉命也蓋晉因鄭不服而使衛侵掠其境也衛自文宣以來凡交鄰討叛皆使貴卿預諸侯之事如甯俞孫免孫良夫是也黑背不稱公子未爲卿者也而特使帥師則以弟故寵之耳寵隆則必覬信而權奸竊覬望矣至其子公孫剽爲孫林父逐君而得篡得非黑背因寵而嘗市私恩於林父歟義與襄元年公孫剽來聘相屬當互考之○稱弟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郊卜在四月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當是五月事矣據四月卜郊爲義故終言之詳見十七年用郊下○凡卜不從者皆言免牲此獨不言免牲而直曰不郊者卜免牲不吉也卜免牲不吉有待於改之辭也然五卜不從魯已自知其瀆故不復再卜而遂不郊耳皇天不享可畏也哉餘詳見七年免牛下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伐鄭以其不服也非以歸君也若歸君則見執已久

而諸侯又共知焉嘗書鄭伯歸于鄭矣故凡左氏之說與經文不合者皆不足信也晉之於鄭執而伐之矣又使異邦皆侵之矣而鄭終不服晉亦可以自反矣而又率諸侯以伐之雖強其從豈能久哉

齊人來媵

衛晉皆魯之同姓而齊則異姓也見媵不論於姓之同異矣胡寧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啖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非禮豈爲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爲異姓與同姓高閌氏曰伯姬

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餘義與九年致女同○媵前後至例見隱七年叔姬歸紀下

丙午晉侯獳卒

晉景公獳卒子州蒲嗣是爲厲公○趙鵬飛氏曰晉景自蟲牢始得諸侯宋公一言不順即命魯衛伐之既而晉以齊厚於已反前日所取於齊以予魯之田復以予齊故諸侯貳晉

秋七月公如晉

成公如晉弔晉景公也先儒以爲止公送葬知其一

而不知其二者也夫晉景公之卒在是歲五月而公之如晉以七月至明年三月始歸蓋公之留晉者凡九月距晉侯之卒實十有一月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苟非被弒客死及國有大故未有久而不葬者歷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速惟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喪正當國家無釁豈其幾及一年而始襄事乎苟欲留公送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爲公新立欲志邪[illegible]

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欵而服貳簡逺之謀亦容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耻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於葬晉景公没而不書葢魯史亦以爲諱使若不爲送葬留公者而在外留連逸遊忘反亦具見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人君輕棄國家久遊不返譏之也○左氏謂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非也魯之君臣懦弱始終事晉以經考之是時本無貳楚之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郤犨郤克之從兄弟也郤犨來聘及盟與三年荀庚聘盟事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吳澂氏曰郤犨既歸而行父遂往報聘畏晉故爾左

氏以為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但涖盟未有不

書者而今不書則左氏之說妄亦明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

自雞澤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將以媚晉

也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午壬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先王時慎選三公嵩兼冢宰重

其任也春秋之初尹氏專政不重其選矣惟僖公時

以周公閱爲宰庶幾公選而猶見三公之權足以統百官也今周公不繫之宰則奪其要職事任他分而體勢下陵矣蓋是時尹子單子專政三公無權而周公又不能以禮立身猶將求利故爲其所輕至於見逐耳自位而奔曰出書以見周官之無統也自周公奔而尹子單子劉子相繼出會諸侯肆無忌憚又不若蘇子時猶有畏心矣餘互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下○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月復出奔晉此說亦見周公之奔起於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爲何人

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偏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傳作沙澤是也即定七年齊衛盟沙之地杜元凱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今按元城屬大名府有沙河近沙鹿然則沙澤其沙鹿間近水之地北當狄境而西連衛墟者也晉人遠爲此會必孫林父在晉道之以關狄土歟晉既滅赤狄而狄又稍衰此易乘之勢也晉將爲敗狄之謀矣魯衛皆同患之國故與會焉○自十四年林父歸後晉有會盟常就

戚地戚林父食邑也距沙僅二百里間耳蓋荀林父以濟其私者亦多矣晉之所以深助林父者有以哉

○趙鵬飛氏曰左氏載宋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鄭漁仲曰交剛狄地今按其地蓋在瑣澤之北既會瑣澤晉遂誘致狄師而敗之設詐謀以威狄將利其土而亦斷得其歸焉故以晉敗書然自此狄不為患比之友邦自相讐害者庶幾有間焉耳義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冬十月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三 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

起癸未成公十三年

盡戊子成公十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十有三年揔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錡克之子晉卿也晉欲伐秦而卑辭下魯如此可見昔者止公本善意也晉每征伐常遣使徵兵不待求也厲公之時於魯屢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懈怠魯爲人望苟有難意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責

卿卑辭以求之而於他國禮必執謙威令不及往日矣乞師於魯亦以東方諸侯託魯也

三月公如京師

朝必于王見必以皆曰如公朝于王所言曰是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朝于王是過而不朝也若果朝王者則當於公如京師之下書某日朝于王矣諸侯至京師禮無不朝者必天子辭焉諸侯習爲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遂者急於後事之辭詳見桓八年祭公遂逆王后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見諸侯皆在而以伐秦爲急也云自京師則非去京師而始爲會矣其道由函谷關入從東諸侯之便也秦自春秋以來未嘗預中國盟會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於溫之會翟泉之盟然皆序於諸小國之下弗敢先也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則偃然序於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恐晉之衰遂與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

初立鋭意報秦欲集人心則善魯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畢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唯伐秦一事而已然而内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己息争之方而徒欲以威制強國卒何以服秦哉

曹伯廬卒于師

曹宣公廬卒子負芻代立是為成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詳見僖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朱卒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莒子朱卒不赴故不書日魯雖使微者弔之而亦不送其葬見莒自與蔡伐後遂從楚而諸侯之禮亦略矣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祿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強亦以晉之庇也然林父所以久不得歸者衛定公尚能爲主不之聽耳是冬衛定公卒此時必已有疾故

晉人奉之而歸强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爲之也何以爲盟主哉高閌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累之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晉歸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此逆成公夫人穆姜也僑如此行譏自十一年如齊始矣先儒以成公夫人爲齊姜於義有不可通者蓋齊姜宣公之夫人也辨見襄二年葬齊姜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公子喜子罕穆公之子也○許之事晉從楚久矣鄭伯始因晉伐而伐許繼因晉勤而圍許皆以許之

不圖救也至是鄭方從晉則遂得晉而悛許矣晉霸失道而不知所以恤鄰服貳許安得不還棄以依楚哉○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待而徐舉也故明年六月楚始伐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從省但舉其名耳夫人齊頃公女是為穆姜婦者有姑之辭時宣公夫人齊姜尚存也以者不待公逆而徑自以至於國也蓋諸侯雖不得越境親迎然女之父母兄弟送至境上則就館而迎之如齊僖公送文姜于讙而桓公至讙親迎

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為失禮但不待其君迎至所館而輙以之至國此何義哉蓋僑如通於宣內故主娶齊女與仲遂私於敬嬴而娶婦事同皆權臣內交宮禁專制無君之事也故特稱以穀梁子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者蓋為此耳親迎說見隱元年紀履緰逆女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定公臧卒子衎嗣是為獻公〇左氏載太子不哀事是孫林父文奸之說也

秦伯卒

高閌氏曰秦桓公也史佚其名○按秦桓公卒其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乩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稱氏稱名則爲卿者也而未嘗見其行事蓋不久而即卒耳○仲嬰齊所以後公孫歸父也非後歸父所以後仲遂也歸父奔齊不返今旣卒矣故爲仲遂立後行父方傾歸父必不立歸父之子而仲嬰齊者必歸父之弟之子而仲遂之孫也然亦行父當國

獨存忠厚之體於仲遂矣胡康侯以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又劉炫云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耳則其說亦非矣何也蓋歸父繼仲遂之後止稱公孫則子不得以父字爲氏可知而嬰齊稱仲必非仲遂之子矣且歸父字子

家而非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景之時諸侯巳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爲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盟矣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見文九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下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自晉文執衛侯外凡執人未有歸京師者晉厲豈獨不能專治曹哉爲王執也蓋晉侯伐秦諸侯雖不朝王然必私致禮焉曹宣公以疾卒禮不能備而王以晉故歸咎厲公於是晉侯親執曹伯于會以歸京師所以媚王也曹宣已死責及嗣君此正周之失君道也直書而義自見矣曹伯不名無所屈辱也左氏以爲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果有其事則綱常所繫春秋宜書負芻殺其君之子某以正大法豈得反爲亂賊掩惡乎推曹伯既歸京師而子臧辭立奔

宋一節以時論之似當在此但謂其諸侯欲立而去
晉侯命反而歸則以晉之不道豈肯為曹謀立賢君
者哉其說迂濶甚矣夫子臧即公子喜時也觀公羊
載公子喜時讓國以負芻為當主則負芻本無殺太
子事且謂喜時在內平國初未嘗謂其出奔而返也
如此則喜時求平易亦足以見子臧守節盡忠之賢矣
而乃附會不可通之說豈不滋後學之惑乎○歸于
譏見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下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固卒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趙鵬飛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爲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共公卒不書曰非訃也宋近於魯而共公又魯宣之婿何以不訃乎宋亂故也蓋宋昭公時華氏之族逐蕩氏而蕩山者意諸之子也故因共公之卒而與

桓族謀逐華氏諸大夫不協國內不靖故不赴喪也然魯以共姬之親雖不來赴亦遣人弔之魯使往弔即已知其葬日而會者如期往故葬則書日也三月即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群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也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魚石司馬子魚之孫皆桓公之後也經文重出宋華元三字與襄三十年鄭良霄入許例不同蓋衍文也○按左氏宋共公卒既葬

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國人攻殺蕩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今以經文考之則有不然者元既奔晉因晉力而得歸故曰自晉則止于河上之說不通矣山之見殺非有良霄欒盈義絕之狀故不去其大夫則弱公室殺公子肥之說不通矣魚石與山同族山既見殺則魚石懼禍而奔勢所必至若以爲魚石止元而許討則已處於無過之地不必自疑者也何故奔而爲亂又以爲五大夫同奔而元止之

則經但書魚石奔楚其說亦不通矣趙伯循劉原父

皆嘗辯之而亦未知左氏所傳乃爲華元文奸之言

耳蓋華元宋之巨族專掌兵權如蕩意諸者公子蕩

之孫本鄉族也昭公之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而魚

氏與蕩同族亦致見疑及華元代爲右師國事皆其

所制文公繼弑君而立又其所擁也至於共公其勢

如舊極族怨之久矣特以元得君專寵未敢動耳至

蕩山魚石因共公之卒乘嗣君之幼而共謀逐之元

之奔晉蓋以此也夫山石以私怨報害同列志在專

權不爲無罪然亦元有以致之豈可不自反哉今奔

未踰月藉晉即歸倏忽之間便生變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竟使蕩山不得全其生魚石不得安其位權勢所在莫不承風而國人皆以元爲眞能討賊矣非春秋於元之歸書自晉山之殺書大夫則元之姦惡孰從而白於後世哉山不書氏未爲卿也自蕩意諸失官山爲之子不得世其位矣左氏謂山嘗爲司馬則既列於六卿者也是安知春秋非卿不族之義哉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晉奔華元歸宋而魚石奔楚厲公不可謂能正宋矣宋中國要樞楚所欲爭也他日助魚石入彭城非悼公討之不幾於禍天下耶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無咎固之子也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爲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特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爲吳楚之邊邑是也吳以號舉本其夷狄之恒稱也會而殊會中國往與之會而至吳也以其倨傲自尊坐致中國偃然用天子之禮則亦夷狄所爲耳春秋據實而書義自見矣趙汸氏曰吳者其君也曰吳人

以號舉也其言會又會何是兩會也大夫會大夫一也大夫又相與會吳一也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也○前此八年吳伐郯入州來聲勢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覩吳以鍾離爲吳之界使楚畏敵後於北爭雖屈於彊夷而不計也晉覇之不振可知已趙鵬飛氏曰晉欲得鄭當先制楚制楚當先結吳以犄楚楚忌吳人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此說得其意矣

許遷于葉

葉今爲南陽府裕州葉縣在楚方城北一百二十里

許南界一百五十里內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若楚地非也楚人豈肯以近方城之要地與人哉○許自僖二十八年晉與諸侯往圍至三十三年再伐而僅得其從於救鄭盟新城二役自後安楚宇下矣然成三年四年以至九年鄭之伐圍許者凡四而楚皆不問以其皆與國也但調和之而已矣至十四年公子喜伐許則鄭方從晉而以舊憾侮許楚亦不能平也於是許遷於葉以避鄭許固不能自強矣然中國無霸而小國不得其所豈非經斯世者之所憂乎○餘見昭九年許遷于夷下

十有六年丙戌

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閌氏曰雨著木而成冰王葆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魯齊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

以歸別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卒而書曰來訃喪者也滕自宣九年從魯爲宋所圍至成十三年伐秦之役即自列於諸侯蓋能自強而不以附庸自處故其訃喪如諸侯至襄公時每從諸侯大會而事魯尤恭或來朝或來會葬終春秋之世魯之弔喪會葬亦有加禮不復以附庸待滕矣然則小國强於爲善豈不足以自立哉○滕文公本名壽或史失之耳文公卒于原嗣是爲成公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宋魚石在楚故鄭爲楚侵宋將返魚石也高閌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爲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卿欒書之子也○左氏傳曰晉侯將伐鄭欒黶來乞師程正叔曰時以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時高閌氏曰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今按晉之乞師託爲最重而欒黶之來執禮亦卑他國

視魯以爲進退則魯公之不至晉怒獨重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書日書晦例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下○鄢陵鄭地在今縣西北說見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下○鄢陵鄭之東南鄙也晉以孤軍越其國而與楚相持於此晉固未及伐鄭而楚亦未及救也蓋晉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晉師濟河聞鄭引楚師將至急趨爭利遂遇鄢陵勇於一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其目而潰楚于險因以致勝耳胡康侯曰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

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軍之深切著明也戴溪氏曰鄢陵之戰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字子反楚之大司馬也汪克寬氏曰楚晉鄢陵戰陳以罷卒致敗而集矢於目乃歸咎於司馬側

而殺之亦異於叔孫之不嘗孟明者矣與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鬭心而委罪於側何邪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著楚君與大臣之非正刑也書法與殺得臣同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北西南距鄢陵約三百里晉盡自鄢陵至此為會也鄢陵之戰魯與齊衛宋邾之師皆不至而獨不見公何邪盖當晉使乞師之時責專於魯故齊衛宋邾皆以魯為望晉公後期則罪有所歸矣夫沙隨之不見公叔孫僑如為之也

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輔之故二卿皆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故搆於君母將為內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曲之不在公也與昭十三年盟平丘公不與盟義同

汪克寬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于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于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

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蓋以晉之責
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
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而見之矣

公至自會

公實未嘗得會也書至自會所謂飾其辱而飲至者
也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尹子王卿士子爵○自此以後厲公凡三
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
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以霸國而要結王臣以王臣

而協助彊國失道無王甚矣然而諸侯之兵終不合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以厲人無服人之德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釋必以賂行也無故而拘留諸侯者三年以貨賂焉周亦何以爲天下之共主哉穀梁以爲斷在晉侯者誤矣詳見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〇李廉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於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止也杜元凱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非使人舍之
于苕丘明不以歸○季孫行父從成公伐鄭而晉執
之也沙隨不見公之後公又與晉伐鄭見公事晉之
謹也然而晉人又執行父者則僑如所譖郤犫之説
行矣晉不以歸而舍之苕丘亦若畧知僑如之情者
而成公謹於事晉庶有所感動矣○行父不書至例
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即宣伯也僑如之情既白於晉則魯有所恃而
僑如無所容矣故公未至而即奔齊僑如自此不復

經見蓋終於齊而不復返也高閌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高閌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苕丘與郤犨為此盟也今按季孫及郤犨盟則郤犨之心亦明矣扈鄭地見文七年盟扈下

公至自會

伐恒致伐此不致伐鄭者伐無功也與七年救鄭致會同明年伐鄭致會義亦如之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曰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

欲雖盟于邑歸刺公子偃今按埃償蓋曾西鄙之地鄆即西鄆也左氏序此大槩似實但移姜非宣公夫人當是齊姜耳辯見襄二年葬小君齊姜下○公子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偃蓋僑如之黨以卿攝國者故先刺後名不言其事以爲刺有罪也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先名後刺則非其罪矣吳澂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爲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己哉故孟子以爲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爲兄之道而爲人倫之至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脩身齊家以感化

其母威權在己則偃蹇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

十有七年丁亥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是為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侵之也左氏以為救晉則趙鵬飛已辯其非矣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元凱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高閌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

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爲重也夫晉厲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盟因人心有貳故不能服鄭而復推晉爲主也王臣亦同推晉而與盟失正甚矣杜元凱曰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

伐鄭而致會者伐無功故耻言之也與十六年伐鄭致會同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旣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哉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王樵氏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辛者郊之常日也內事用柔日而以上旬爲敬故郊用上辛用郊者卜從而用對不從而言也周郊必於建子之月蓋周以子爲歲首也周禮大司樂冬至日

禮天於圜丘而禮記郊特牲亦云郊祭迎長日之至王肅氏謂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是也若以冬至日爲郊期則冬至不常在辛而郊日何以必用辛邪天子之郊禮不可廢郊日有常何待於卜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宫云者卜郊即周禮前期十日卜日之事也蓋先求神意以一衆心苟不得吉則嚴戒百官使積誠感格而已故曰卜之日王立于澤宫以聽誓命是其義也魯本諸侯郊非常禮必卜從而後戒誓不從則不郊矣郊期必聽於神是以四時皆得用之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

亦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春秋則四時錯舉矣此見魯郊特卜而用也趙汸氏曰魯人自知郊爲非禮故雖牲成而不敢必祭猶假卜以聽於神其說蓋有所本云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此正爲魯言也但何休氏遂以禮天子不卜郊爲說是豈知天子亦有卜郊之禮乎故魯之卜郊與天子同而或有不從則異於天子之必郊耳劉原父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凡郊者天子之所以事天也故三代各自以其歲首而祀之明禮之至尊極大無有敢先之

者魯既以諸侯郊天不敢盡同王者故卜自建子之月而始也此說是已然有連月而卜者如成十年四月五卜郊是也有間月而卜若如襄七年四月三卜郊是也有逆月卜而間一月者如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月四卜郊是也有間數月而始二卜者皆以不書用見之如定十五年正月改卜牛而五月郊哀元年正月改卜牛而四月郊是也然既不敢必郊則以三卜盡春之三月可也苟有故而不得及時以郊則歲以三卜亦不害其歲事之常耳凡卜而不從則書卜郊卜從則不書卜未逾三卜則不書用今卜

既逾三至於九月始用則前此之月非止三卜可知而期必用之强亦甚矣蓋亦反求皇天所以不享之故哉穀梁子曰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亦但謂禮之常耳若歲止三卜而無所强焉雖郊期不必皆春而承春未至於秋末亦豈遽至失禮

之甚哉啖叔佐乃謂郊皆用辛日故以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是又不察於春秋之郊皆上辛也以杜元凱長歷推之此年辛丑九月四日也定之辛亥五月朔日也哀之辛巳四月六日也而未見有用中辛下辛者穀梁之說於經爲合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荀罃晉卿荀首之子也是爲知武子○師桓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征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

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明復曰鄭與楚比屈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李廉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霸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杜元凱曰十一月無壬申誤也○舊說貍脤魯地盖公孫嬰齊未嘗如他國則其卒也必非竟外釋例以爲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非矣黃震氏曰卒于貍脤者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貜且卒子牼嗣是爲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郤錡郤克之子郤犫之從姪而郤犫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皆曰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

卿尤爲頗譏不惟晉君惡之雖欒氏素爲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譖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讒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盡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凡殺大夫非一人者恒不列其名義繫於大夫則以殺辭書耳三郤之殺義繫於郤氏安得不以名舉哉○孫明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雖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楚人滅舒庸

舒庸說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貳志於吳故楚滅之以振威於與國也

十有八年春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晉卿胥克之子而甲父之孫也○胥童既致二郤於死而遂欲併害欒書中行偃則生亂之道勢有所不可行矣故書偃得以亂國爲辭而致胥童於國法故吳澂氏曰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是也然殺胥童者書偃之私也

故不去其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自十二月丁巳至正月庚申凡六十四日則其間當有閏月矣○晉厲公剛暴之君也不能脩德息民連年用武國人必多怨讟矣及殺三郤則舉朝諸卿無不自危欒書以晉國世臣此所以與荀偃諸臣共謀廢置吳澂氏謂其將廢置而更立焉者是也廢君則大臣以國人之公行大義必有文奸之說或以為得罪於王法得罪於祖宗於義可廢而國人惑於邪說亦眞以獨夫目其君矣故可稱國而程滑弒之亦因

衆怒若舉國共廢而誅之云爾故公羊子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而孫復謝氏亦曰州蒲之死不著其賊之名氏見其事出於衆而辭不可加之一人也此意也然而春秋猶謂之弑君者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而況於弑乎但當時本君有不善而得假公義以弑之故據其實而稱國所以警後世之人君耳非以晉偃爲可免也左氏以爲書偃使程滑弑厲公則宜書主名與稱國之意不合矣然則悼公即位而不討晉偃之罪何邪厲公之廢旣託於國人之公則不得不順人情以安衆志矣然自此欒

書不復再見而以祁奚代將中軍則悼公亦畧有所處矣惟荀偃猶佐上軍意者廢置之謀本主於書而偃又得免於廢黜乎○悼公名周襄公之曾孫厲公之再從子也厲公弒而悼公代立時年十四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正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怙權賣直而為人所忌則誠有之耳李廉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黃震氏曰晉悼公嗣立而朝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以其逐魚石也而魚石恐之以入彭城楚背納魚石於宋也故不書納而魚石之奔止以忌害華元故不能安其位非有大罪也而倚楚為援圖伐復入以奪其邑可乎復入者旣絕而復入也自魚石之奔至此未及三年而已先收其田里不欲其自新宋於魚石未爲不薄也其致此亂華元亦安得辭其責哉夫魚石據邑要君特欲求復其位耳雖非人臣之證然未至於叛君也故不書叛聖人之意精矣○

杜元凱曰彭城宋邑𨚫今直隸徐州即其地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爲范宣子許翰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也邾子邾宣公也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蓋晉悼公初立威望足以服諸侯而尤親厚於魯故二君來脩舊好實欲依附魯耳

築鹿囿

按杜元凱曰築牆爲鹿苑也蓋其地必近國都○李廉氏曰築囿三始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郯交朝蓋晉悼之初欲覩魯以圖霸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成公柔弱之君也以世適嗣位四鄰未嘗被兵國家亦可謂無事矣特以季孫行父當國聽其與叔孫僑如比周始則倚晉以報齊既而從楚以背晉既又事

晉以致諸侯憚於強而不能自立者也故韓穿之言汶陽唯唯承命而卒歸于齊爲國如此何以善後所賴仲孫蔑賢臣來輔而季孫亦漸信向焉故二卿率爲僑如所忌而郤犨之譖幾於危國非有子叔聲伯委曲營救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將盡移矣子叔聲伯之賢亦蔑之徒歟自是專意向晉而中國亦多賴之成公所以國體無失而正寢克終者安得不謂蔑賢所致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楚本欲圖宋者也恃彭城有魚石無以擬其後者則

又與鄭侵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李廉氏曰晉厲公乞師三郤錡為伐秦與鄢陵為戰楚荀罃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興霸業未定藉以接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宋公晉侯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晉悼公始立而即以楚黨逆臣侵虛中國為慮故即合諸侯於虛朾謀承厲公之衰人心方散晉勢著國

多有不至魯以喪故使仲孫蔑齊以遠故使崔杼晉

皆录懷之而已但即見在諸國而推晉主盟然悼公

唯有成覇安强之志是以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

合覇業復興矣○崔氏嘗奔衛今崔杼巳歸齊靈公

復以爲卿矣○杜元凱曰虛朾宋地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四終